

唐正飞

漫步旬阳老城

徐家蓉

在安康东南部的旬河之南，坐落着一条历史文化厚重的旬阳老街。老街不长，但它历史悠久。早在秦代时就设为旬关，后直到西汉置县。它的县名得于旬河，它在旬河之南，旬阳县由此而得名，已经有2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听熟知此地的老人们说，过去人们叫它“衙门口儿”，此后又称之为“府民街”，过去曾经是旬阳政治经济的中心。早先旬阳的老街像安康城一样，也有城隍庙、魁星楼、关帝庙等古建筑。可随着日新月异而被拆除，还有的挪作他用，只留下文庙、西门城墙、城门洞子和那傲然屹立的几株古柏树，见证着老街的千年历史变迁。

时值秋日，阳光尚好。游走在这一条老街，我们参观汉江历史博物馆，聆听馆长刘贵荣介绍汉江航运业发展的历史沿革，一观展厅里那些曾经穿行于江上的舟楫帆架模型，遥想这座江畔水码头昔日的繁华。到上高处的文庙，了解一下这里“柏荫铜碑”的神奇，以叩击的金属之音向古圣先贤致以谦恭的问候。夕阳映照，我们坐在西城门外洞的石条上歇歇脚，倾听城墙下住户讲述这一古旧建筑的历史缘由，了解到那扇清代为防范白莲教入侵而修筑的古旧西城门外。站在城墙垛子下，还可以俯瞰脚下洞儿砭子下，远观的新城新貌。最让人高兴的是，这里的住户都是那么友善待人，路过随便哪一家，想喝开水有求必应，道遇一位八旬老人，寒暄几句，便热情相邀尝一尝她家的浆水两掺面。

一条旬阳老街，狭窄的小巷道，幽深的小院落，静默的吊脚楼，石阶残损的好汉坡，无不彰显一个事实：老街的卓越风姿早已成为过去，它的社会功用也大大减弱，但是，从文化意义上看，老街的确是一段厚重而悠长历史的承载，也是他方游子寄托乡愁的坐标。如果我们能够珍视这些有价值的历史古迹，加以维护修葺和充实，对整个社会也不失为一种意义深远的壮举。



穿过一条河流的浪漫

唐玉林

青年，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奋进在时代。沿着河畔向前走，不必特意，只须上班起早，下班从容回家，从江南或江北出发，穿过大桥，从滨江公园、亲水广场，欣赏一河两岸的公园绿植风景，清新的空气，清凉的河风，柔柔滑滑的河水，总把人带进如花似梦的意境之中。

如果你想亲近水，只须沿着河边台阶向下走几步，就走近水的世界，掬一捧清冽冽的水，任她从指间柔顺地划过，从脸颊凉凉地滑落，看她一圈圈的涟漪，漩涡，一路欢笑一路淘气调皮地向东嬉闹欢歌。

涨水时看她们任性地漫过水草，捉弄水边的麻柳，亲吻石岸和河床，把一切都笼罩在她们们的怀抱；干旱时她们像一位憔悴的母亲，面带病容，裸露的沧桑，忧伤的叹息，等待的惆怅，慈祥的爱怜……清晨，看她地轻薄的乳纱舞裙，神秘的美丽。静静的大桥，往来的行人，车辆，晨练跳舞的人

们，游泳的健儿，洗衣的乡亲，都是一幅幅难描的醉人的图画；中午蓝天碧空，倒影如画，河静默着，像熟睡的婴儿，又像一片碧空，更像一条玉带把安康缠绕，把山城分隔。晴时金光闪闪，雨时温润笑颜，滴滴浪花热切舒缓地投递，像千千万万的儿女回归家园，密密麻麻的吻是献给母亲爱的回报；一朵朵水花跳跃绽放，汉江敞开宽广的怀抱接纳欢迎；夜晚是灯火辉煌的风景，像给这座朴素的小城点缀一道的亮丽的风景，镀一道闪亮的金边，一条彩桥的恰好装扮，倒影如画，汉江顿时魅力四射，万种风情，灯影摇曳光芒万丈，五彩斑斓，灿烂辉煌，她一次次吸引着我的目光，仁足凝望，看不够这静谧的夜，柔情的水，缓缓的节奏，永远的吟唱，摇篮的迷醉，此刻你可以什么都想，什么都不想……

在安康，无论是山涧的小溪，还是路旁的细流，从林的山泉，沟壑的余流，都汇向这条神奇的河流——汉江，她从不歧视一滴水的弱小，也不拒绝一滴雨的微渺。所以她才这么绿，这么清，这么深，这么广，这么渊源流长，永不枯竭，所以她才这样清澈见底，碧波荡漾，所以她才有一江清水供京津的美誉，才有汉江游女的诗文章章，如画的风光，栖岸的水鸟，一江两岸的繁荣昌盛，迈步向前的经济发展，智慧的渊源，锦绣的前方，母亲河啊，我们的汉江！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我习惯了一天天地穿梭，将心事串起，串起记忆中五彩的贝壳，洒向汉江收藏，汉江，给我鼓舞，给我力量，给我快乐，给我智慧的源泉，身心的健康，给我积极向上，她洗涤我内心的脆弱忧伤，给我光明自信的希望。汉江缓缓地流淌，像母亲的叮咛，一路陪伴，一路成长……

带一颗诗心徜徉飞翔，伴一条河流的浪漫画廊，把平凡的日子走进辽阔的海洋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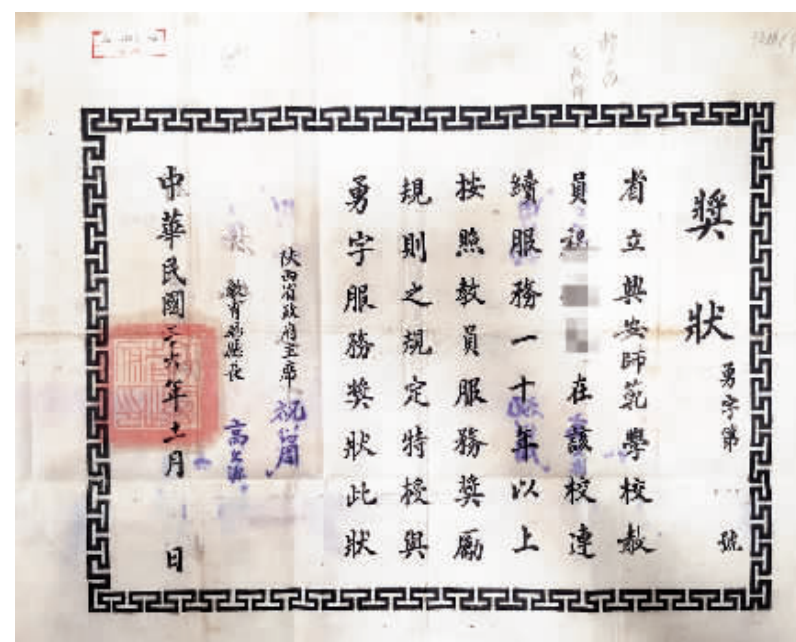
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。安康的壮丽，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安康人的建设。勤劳智慧的安康人用知识不断更新着安康的厚重，翻阅历史，安康的每一次发展都离不开知识的传递。在安康这片热土上，走出过我国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享誉国际的文化大师——沈士远、沈尹默、沈兼士三兄弟，走出过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政治、军事干部廖乾五。除了享誉国内外的优秀人士，还有一些默默无闻扎根安康，用自己所学奉献一生，用自己的方式建设着故土安康。

从目不识丁到学识渊博，离不开自己的努力更离不开老师的教导。韩愈的“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”，短短的几个字清楚地交代了老师的作用。作为人类文化知识的继承者和传播者，因此便有了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的崇高称号。

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称呼，宋元时代对地方小学教师多称“老师”，明清时，一般称教师为“先生”。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西学（美式教育）被引入中国，将“教师”称谓定义为“老师”。最通俗、范围最广的称呼是“教书匠”；历史最悠久的尊称是“先师”；民国时期和港台等地区最流行的称呼“教员”。

古往今来，教师在知名或不知名的讲台，用不同的教学形式，教育一代又一代人。三尺讲台上老师如蜡烛照亮茫茫书海。能够慰藉老师的是一张张毕业（结业）证，是一张张奖状，或者默默地坐着桃李满天下后国富民强。

票证话安康



图为原兴安师范学校授予祝教员的奖状。

金色的种子

张朝林

制稻种是天底下最细致的农活：分发下来的种子需精心挑、细心选，不得遗漏半粒杂种子。之后按照要求给种子杀菌、消毒、浸泡，等到发芽后，才能在芽板上栽种。

我家是“两段育秧”，公本、母本需相隔很远，分开育苗的，两块育苗的水田，需精耕细作，不得马虎，下型要深，肥田要细，不留杂草。然后，一厢一厢轻手轻脚地拔芽版，轻轻地地抹，需抹得平整，水的深浅一致方可达标。我家的公本苗田在东，母本苗田在西，相隔几公里。我就纳闷，制稻种的苗子，好像就是古时候的少年和绣女，相好几年，各不相见，等到出嫁之日，方才会面，从此厮守终生。

育苗先育公本，7日后再育母本。育苗是个细活，急活，需发动“人民战争”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育完两亩的秧苗。我家在栽种时，能请的亲戚朋友都请了，人山人海下芽田栽苗。爆芽的种子，就是一个娇嫩的婴儿，需小心栽培；轻轻地、一粒一粒地捏，小心翼翼栽，芽朝上，尾朝下，不偏不倚才是标准，想想看，两亩田的种子，该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吧，就是这个天文数字在“人民战争”的攻势下完成了。

制稻种也是最苦的话。栽母本时，又要发动第二次“人民战争”，必须在一天内完成母本的栽苗，推迟半天都不行，都会影响母本授粉的。腰都累得直不起来了，还得不停地栽苗。直到栽完最后一行，大家展躺躺地放倒在田坎上，缓缓腰。

制种技术员是一个中年男子，草帽下是一副大墨镜，将多半个脸捂没了，白褂子前挎着喊话筒，赤脚，裤脚挽得老高，一层一层擦起来，一直擦到膝盖，一走路在膝盖上扭来扭去。到了田头，蹲下观察，有时候扑扑腾腾下到田中，拔起一株秧苗，提过头顶看，半晌才拿出喊话筒喊：“该防治黑叶虫了。”母亲应了一声：“我就防。”

要防治的害虫很多，最厉害的害虫就是“卷叶虫”和“钻心虫”了，“卷叶虫”来时铺天盖地，将三五片叶子拉在一起，卷成一个筒，它躲在里面产子，秧苗无法长高，活活憋死。“钻心虫”更厉害，钻进秧苗的主干里，拦腰咬断，秧苗必死无疑。那次晌午，我要下田防治“钻心虫”，母亲死活不让我下田，她夺过我背上的药箱下田了，母亲防到田中，中暑了，倒在田中，我们吓坏了，急忙把母亲抬到田边的白杨树下，父亲一边抱着母亲的人中，一边给母亲扇风。白杨树上的知了叫声，是那样的惊心。我含着泪水，背起药箱下田。母亲醒过来了，跌跌撞撞下了田，夺我肩上的药箱，我不肯，推来揉去的，半桶药水在箱子里荡来荡去。父亲下了田，推开母亲，夺过我背上的药箱，重重地压在自己的肩上……

隔壁田间黑子爷那次防虫，喷着喷着，不料一股夏风倒刮过来，喷出去的农药，刮进他嘴里，倒在田里再也没醒过来，家人哭天喊地送走了黑子爷，因为日子要过，生活还得继续，黑子爷的爱人三天后，又背起药箱防虫。从那个时候起，父亲和我防虫，母亲交代再热的天也要戴上厚厚的毛巾，严严实实地捂上口罩。

第三次“人民战争”是“剖包子”，这个时候，公本母本抽穗了，可是无法全部抽出来，要靠人工给它“剖包子”，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剖完“包子”，否则穗子就会“急死”在“包子”里。这是一项艰苦细致的活手拿一支半尺长的竹片，竹片上订上一颗钢钉，弯腰，手扶穗子，轻轻地划开，深了就划坏穗子，浅了达不到效果，然后轻轻地剥开“包子”，露出整个穗子来，那个时候我真理解什么叫“风到好处”。出了“包子”的穗子，在场上活蹦乱跳的笑。

灿烂的阳光下，公本开始生产花粉，空壳的母本裂开口，羞羞答答准备迎接公本传来的花粉。太阳越毒，气温越高，花粉的产量就越高，万物生长离不开太阳，这是永恒真理吧。

中午12点，是推第一竿花粉的时候。推花粉，两三个人就行了，拿一根三米长的竹竿，轻轻靠近公本秧苗，落后后，重重地朝前用力推搡——这就叫“轻靠重推”，花粉才能飞洒的远。炎炎的烈日下，我们推赶着花粉，这一重推，金色的花粉在灿烂的阳光中，飞溅出去，纷纷扬扬，飘飘落落，如丝如帘，如梦如幻，只见一丈长的空间，霎时是黄色的云、金色的雾、橙色的雨、黄河的浪，起舞、追求、找寻、飘落，这是世间最美丽飘落、最辉煌的飞出、最大气的调零，它把金子般的心，捧给了母本，这是金色的倾吐，这是亮丽的奉献，这是最真的缠绵，即使落入土地也是金色的希望，或是浮在水面，也铺就了一幅金色的画卷。

授上花粉的谷壳，慢慢地、羞羞地闭上了小嘴，未授上花粉的张着如饥似渴的小嘴，等待花粉的光临。这样的推赶花粉，每间隔一小时一次，直到太阳落山，持续一周。就可以坐待收割了。

金灿灿的稻穗子弯着头，在热风里摇曳，这时候，稻田一刻都不能离开人，防麻雀来食，长长的竹竿上，系着红布单，不停地在稻田上空挥来挥去，惊扰的麻雀们乱飞。

收割的时候到了，父亲笑盈盈地抽出几穗稻谷，揉掉，数一数，哈哈笑着说：“今年怕要收上三百多斤了。”我们都笑了。

五年的制稻种，五年的苦与乐，换来了金色的希望——我们都长大了，成才了。

生活写意

『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』

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

跨桥随流水

徐惊涛 摄



正阳晨光

罗晓东 摄



拼搏

向阳 摄

安康市水利局、《安康日报·汉江晨报》联合举办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摄影暨美文大赛，向社会各界征稿。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@qq.com 信箱，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，否则稿件无法采用。如图片数量多，请压缩打包发送。谢谢合作！（策划：吴平 组稿：唐大明 卜一兵）